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卷十

備倭事畧

吳郡歸有光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壓壓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閉固閉任其殺掠已非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且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

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犯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滋日卑而驕之又日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饑餓往往乞

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黃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决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儻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訪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與港西涇劉家港廿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昔被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或洲真正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備備
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
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
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
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
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
又至太倉崑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
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皆出正兵相

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埋隱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漢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刼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擒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巳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講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

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
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憑陵
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
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
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illegible]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
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
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
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

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恐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 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

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
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
然而已乞委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
殄滅有期不煩　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北虜紀略

鄖郡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酋酒斷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兆泯古

湟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
備守備以鎮撫之猶漢與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剌掠
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附往往又致討伐以是
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剌遂雄據西
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
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湟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伐
之亦不剌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
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

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亦木黄峽之口無寧
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汞岢山外絕不與虜通
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三子囊台吉
等各分兵俺攤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黄河京仍虜俗
欲蒸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攤敗走渡河仍居
直宜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
來俺攤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
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
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黄河東

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通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從此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荊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朐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縁陵南自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

東曰牆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三
不撕嶺曰馬闌大水峪匝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
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
之避逃者曰陳撻預色獅兒何辦豆兒居之衆僅合
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
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遊之
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
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
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

哈密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漸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人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総將傾蔡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於哈舟見隙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微見者今

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絆

俺灘阿卜孩 大虜首在大同邊外

把卜孩 熟夷古北黃草川

虎秃孛賴 采顏頭目近邊住夷

吉囊 在黃河南死有三子長吉台吉吉青台吉黃毛台吉

虎喇哈赤 大虜首在遼東邊外

那應真 遼東熟夷

紅臉孛羅 泰寧衛在夾墻住

捨力术 泰寧熟夷

倘孛賴 花當達子頭兒

伯言哈答 此乃虎剌哈赤孫殺之人

達火通倘不囊 俺灘部下小頭目

阿兒禿 夷首

哈哈赤 朶顏部指揮

司吉囊 夷酋

撿克兒 朶顏部下頭目

瓦撒荅 通事在大同北

丫頭智 脫脫部下夷人通事講開馬市者已被擒獲

辛愛把都兒 俺灘子

花當荅子 在遼東辛愛外父

把把 遼東住夷

花當駝立 近遼東夷首

把禿 差用夷人

把禿賴兒 其子辛愛背也

討不賴 花當部夷

我包阿十敘 遼東達子頭目

祖兒在 把都兒部下夷

哈喇 夷首

伯顏帖忽思 朶顏衛指揮

引雄卜 朶顏夷首

安灘的 即俺灘亦呼他荅

虎喇大阿卜戸 夷首

昔馬台吉 獨石邊外虜酋子

阿剌處台吉 小王子部下

青台吉 小王子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俺答借名以脇我

納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

更 探台吉 夷首

錫剌台吉 夷首

把都兒台吉 夷首

鬼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首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並俺灘指借名以脇我耳

陳仁錫曰此司馬第一篇文字大有來歷又不刪

古

雲中事記

明 蘇祐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叠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 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嘗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 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潛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

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益
歸罪璫云余竊疑璫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
安反側不可盡懲乃具疏其畧曰變雖成於激起姦
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與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
視　朝廷干紀逆天動逞脇制法徒覊縻畧存紀綱
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齎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
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出
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追
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㕘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

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來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洶洶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與提督郤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　黄榜赦脅從余監軍敘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滸巳拏二十餘人械繫東來王亏兒首惡也其餘皆乘機

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
會祁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黃
榜文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
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
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出巳
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
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為也既
余見對如總督道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
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

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檄授爲賊亦因問後能而璡來代凡軍作上下班則更候之璡質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善應族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領粮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璡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副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奔向前諸軍輒撓廉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璡聞變乘屋下射飛死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璡死　朝廷盡戮汝

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巷房時巳
向辰聚者亦僃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搶掠四門則
效往年擔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
極指揮事其後議者頗罪墐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
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
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
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南至東
關參將曹安巳次於東城之砲府關亦即出兵接戰
復拒城矢石如雨郤永因與遼東游擊武濬據南關

叅將叚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
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
不可破馬兵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稍夜不
收把總時爲邵永旗牌官開變後方畀黄鎮華任叅
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
出戰皆其指授旣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
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
督方謀水攻言廟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
日夜求生之心寔什之七八千户李椿張者者兵部

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
望卻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　黃榜且疑
兩千戶責巳余聞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
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
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　奏而余亦忝兩節
制久暴師無功乞　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許奏亦語
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為然外議亦紛紛
矣余因取蓍揲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
非大過人之材罔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

茲仲冬盛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茲
史識之既而賊誘大 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
雖去辭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師在鬱盤
語蕺史曰古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
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欵非叛令 黃榜
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
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
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豪尚爲賊游說邪且曰朝
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 若自爲

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延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寔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萬賞可濟又寔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谷庸同存陷之慮城且亡則谷庸邪償謀成賞不吝恩信　責楊其祓尚侯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荔　既去城中開穿地鑿城盜懼因怨此七人曰余何辦效恩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廉班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

以應。黃枋廉察其寔乃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如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給曰城中咸言不信　黃枋謂　朝廷將盡殲之兹遣二部使察其妄冊奏故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日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雖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蔡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

昇乞於諸君許之次日東關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黄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嵩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蹴爲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閲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闢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

入城上相望者猶迤邐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敵者且蔡人即吾人況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諗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 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劾以免罪可誘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進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 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勑勑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几王府奏例下之禮

部將桂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綰爲侍郎綰以闕文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示諸勘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定不合至於邀截定封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夫余與樊公奏　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來趣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撫甫侯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癸未變後無曰論刑有杖人者哉可法廢久矣既罷例爲譙張

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廵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乎北抵朔州而南自杜廵察後不塞行十四年矣誰與偕復轉而東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謂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旣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暨賞與偕獨無一人態忘乎人將它事媒孽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牓之日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兵足

時可一力士剌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
歸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奈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
既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
代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傍籍延向餘進而
後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
遣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追之追之將無變乎凡
此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釋兵權今盃酒且不費
矣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中奪秩家居郤降級
其初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

百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輒解之曰嗟乎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審聽之可也哉亦有因而罔問之者歲月云邁亦不暇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南遷日錄

明 陸深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正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告 郊廟建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副將軍出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臣工之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次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扶落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九疊三行曰行在翰林院印直櫺爲紐旁鑿小楷字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左向右作三行背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　宮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　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謁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　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艮鄉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略具一飯從權宜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除乘月行至涿已二鼓矣亦入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肅殷甚整行二十里餘過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部尚書蕭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泉許公讚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酉小酌松皐先生四人飯畢同行已刻細雨入定興衍側寓次一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界先封家不遇出南門行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上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麟塚去齒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隘又吏持牌白詹事府一位予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居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人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此牌予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爲

庶吉士以刑官論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北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峰甚秀爽
南出郭松泉自後來予遜之先松泉但因悶悶强拉
同行並與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勸　廻鑾爾松泉首肯曰然然又南度滹
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泉別候吏
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第門榜曰少冢宰

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憮然佺甚就南牖下偃息午飯後淅山居文升前閣胡用天至頃之方山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候 駕巳刻 上乘馬入 宮將從從官朝予 行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注洲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傳莊唐甥器來候以中書供事 鄰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兒
朝遂發五更騎至瀝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日十
九月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鶚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憩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衡
再發行期爲應付多錯也乘月前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病有詩是晚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
而去邪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玉華楊

公志學同行未至眞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條坊見過聞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晨出　行宮候　駕巳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犒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巳頹北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好可搨東亭有瑞拱碑巳横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過開元寺寺巳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本作斗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

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陽和樓樓下兩夜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不露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祖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蕭寓宿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高三峰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以闕供先去各取回

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泉返騎而北晚至欒城馮御史汝學彬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三日辛酉月初出即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東行屈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厭死過栢林寺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遂靈碑石

甚光潤而黝黑一揃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
二十里入鋪舍小憩過右副都御史新泉范公守衡
以平與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
同顏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舜城午抵柏鄉寓次自
此見西山發脈起伏層層南峩自浮橫截一綫如雲
頃至乃河沙滿後遇松泉知非宜為散賞故也夜至
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
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覓寓不得
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既而遷寓市樓小

楚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寢照磨崔九皋來謁少叙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河閘車人若沙漠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洺驛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傍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參政護龐廉使浩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永錫皆偕謁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纘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徵以巡撫至巡按馮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

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兩岸行數里過 趙王
樓與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涸
涸流即洹水是已寓各司午飯過學宫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叙契
闊了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諭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 召之

事過內閣直廬桂州云行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
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邀癸還寓次復辦事行三更遂
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
入市店供湯餅遂行過高三峰知張方山奔倅六月
騎行中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鄉都尉景和
始見 御筆稱卿事恭因戶青禮侍似以舊官入銜
棠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峰於
內閣直廬知 勑止 汝王遠迓寓孫生家宿三更
東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

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蕭殿　上升座文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蕭殿從官　朝參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知府王旒失　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内行禮高三峰亦奪俸半年怒　旨參詳撫按官甚嚴以關之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予輩候得尤村祭河之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　行殿災

二十九日戊辰晚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亢村候
駕鄭王　胡宇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亢村祭
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瀆既有　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illegible]夜始近　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所寓小憩三月
一日己巳質明陪祭禮畢隨　駕至河埂祭　上升
舟予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虎胡御史守中同濟
覲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榮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　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　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綁縛示衆者兵部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滎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　伊王來朝中過鄭店少息樹陰夜漏抵
新鄭宿次三更出　行宮候　駕兆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晚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宜來謁
為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號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檄
王來朝從宮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西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除祭中嶽夜入鈞州城駐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閏月壬申曉過龍塞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塌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儁落散官之命覩介谿來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丙五
更發曉過哀靜巷同行那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駐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上壁窗弱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伺候　駕晚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

間雨霽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　騎行途中
濛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泉席寓間　同縣行斯促王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行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過京山侯崔公元同行間松泉奉條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旨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新王也與蒲汀陽峰俱待罪二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參處亦上九日丁丑昧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侍郎東橋顧公華玉璘與敘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十一日己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以脊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已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

舉也深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擢　聖諭嚴詞峻斥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慘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屈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寵之得閣老未齋顧
公致此信至癸封得黃懋標手書知京邸驩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
陵同蒲汀居從遐松泉三人隨　駕優輸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内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謝觀賜衣

酒杯遊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峰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峰先生亥東城别業遂訪孫𢡟副從一元叙舊十

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鄭陽石陋汪公以旂巡撫湖

廣右渼陂公杰延拔御史朱君寵因咨 榮府王長史正宗諱正宗字嫡夫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謫遷進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賀宜 大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祭還二十一日己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還

北還錄

明　陸深

四月二十一日己卯早入謝賞　上御麗正門受朝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駕俱見退予過　內閣直廬惟洲閣便因示以　御製守論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寅曉發簡與步挪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忘疲春衣映草色脈沐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偷適北洮小淵有策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乎予方欲答輙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菴洮文藝以詩鳴於時予嘗與游爲之憮然閒復過姓名曰呂淮與自修謁當是師偈頌文業掬手而過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郴陀泰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顧襄城豈所謂鄚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鄚縣又北過宋王墓未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予前歲赴京時識之屈指丁酉三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

三日辛卯晴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憲墓又北過淳于髠墓巳抵淮口入市居邀馮樸城少卿同飯而別樸城名惠光祿僖僚也巳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樸城不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出襄陽南門轉西門渡浮橋次樊城集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此三面阻江而西峴結穴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嵩嶽發脈一枝盡於安陸今　潛邸也南爲沔陽漢陽皆在漢

水之北沔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　駕
過蒲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鑄仲二級進至也大雨
暮還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
出候　駕登抱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
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願襄
樊屏蔽而樊城奢旂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
志之得　旨兆輔先行　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
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燈火星
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晚至新野

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岸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
白水眞人者卽此午飯林水腕至南陽渡江而北宿
舊寓中夜闌　駕行踰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
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殊分贈云　上
賜也品格俱絕作辰復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
墓晚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
舖舍小坐以俟飯大秣馬蓰古葉地又𠉀縣林有葉
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

圖纍纍土人謂之虞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渦河合於淮土人又謂之褒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雲簇其巔如畫頃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荷蔽供迎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凝沙畢許秣飯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已盛開申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

二十七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　行宮接　駕兒

朝得　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鄉受朝飯介豁蕭寓不入城而行次路餓民老　號乞類以錢與之勢不

能徧有瞑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溱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產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猶爾入城寓藍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北過陳文惠公墓憶得正肅爲奎文惠爲堯佐皆宋名臣也匆匆過瞋雨不及瞻禮抵黑坻村店投宿再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壇假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松臯同行問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于苦雨而行遂不知

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叅議也寓南門沈周氏
午發鄭州中至滎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
岸甚快見松泉議當接　駕駐宿舟中二日巳亥晴
巳刻　上自滎澤渡北濟從官後　升輿騎從趙亢
村中入蕭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
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
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為言鈞州迤北至
饑荒如許適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雅公元邀
蕭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爲之動容傳發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亦得萬人之命否　上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寓次得少宰學士内川張公北信知世安病愈有詩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叫號聲甚苦卽驛衆往爲一內侍爲賊所劫遂令護懸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捺傷哀訴不已縛賊於馬前至頓坊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憇

村店秣馬飯夫復即蕁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
似是張騫香火以衆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
寓郭氏雨中辱蒲汀惠縛賦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
發淇縣蕁探從間道行過衞河土橋石岸屈曲盤轉
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過龍湖輩三
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
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中抵宜滿同飯於蕭寓
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巳北上李主事
繼先置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　湯陰

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覩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壘散可數相傳曹操為
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雨
陵松栢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
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
出暮過東家閣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敘而別夜
渡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曉發邯鄲辰過沙河縣
觀壁懸宋文貞公璟墓碑顏魯公書敘唐元宗東駕
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化年七十矣遂渡沙

河渺瀰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水源高而漲懸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為便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皋嘗謂孟子不知乎溱乘輿之事間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天寧寺瞿照庵允泉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見土阜畧如丘壟亦楸檟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貴之人必多卜塟崇高隆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為誰爾曉過內丘步月北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

已晴發北郭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旨今日少駐栢鄉　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盖自湯陰起　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已抵趙州橋窩次過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入城午過栢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盖元貞乙未棘人王詡撰寺記云復覩畫水愈奇一老僧云是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閑居菲雖黍麋城

堞井蘸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之北郭過高三峰閣 御札改程甚有惆恤之意已渡滹沱入真定城北出候 駕午朝 行殿如儀謁臚面劾失儀官有 旨逮治退會松皋慰予擒賊事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 內閣宜廣會桂州遂發申過伏城小憩即發鼎渡木亦名沙河至新樂寓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書至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涇陽更餘至保定復寓傳莊宿十一日戊申曉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

直廬議　題緣　夫　桂州晋飯遂過介谿午

駕至兌朝遂發過劉伶墓中至安肅即發乘月行三

鼓至定興過南泉户書家少叙而别宿蕭氏十二日

巳酉曉發定興巳至涿寓次午發過定國公徐公廷

德禮部尚書託齋温公仁和於道立叙云　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幕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

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月向午　駕入得

旨免朝還十四日辛亥晚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

少卿草亭彭道翾邀於江氏園亭候　駕治具留宿

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宣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北使錄

明 李實

正統己巳兀剌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天道侵臨邊陲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出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極諫不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領軍與虜出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雞鳴山遇寇命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開八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

虜寇大肆殺戮邀截 上駕十六日遣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體京師恐怖 太后命上監國立皇太子詔諭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戊戌虎刺知院叅政完者脫懽五人齎番文表至請和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徃虜中議和奉迎太上皇帝巳亥卯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巳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

科給事中　上命與安召寶問其鄉貫傳　旨曰忠
綮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
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與安曰諒
爾不辱君命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
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勑旨
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
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勑一
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每去脫脫
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

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齎達達可汗也先太師宼剌知院勑書三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参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初二日居庸關給價鈔辦酒席館待使臣初三日宿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賦詩　本日過長嶺賦詩　過鵰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劍衝入帳邊完者脫懽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

阿魯迷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
在彼等候阿釋迷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
同日過異州夜直雨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
車運糧有感賦詩　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喜悅
歌唱歡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過瓊帽
山二十里宿荒述懷一詩　初八日宿興和衛東河
邊初九日宿昂䢤剛兒即海子初十日宿失刺失海
禿郎也先邊寨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

營中批名失八兒禿與也先保伊婦相見開讀勑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來實答曰自太師父祖以來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專權減少馬價以故勤兵拘畱　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兇剌知院上合　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過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懽齎文赴京以求和好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事兒做

成大事我的實心送　太上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
臣出城迎接我又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來殺
了實答曰太師說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滂山而來
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　駕我　朝廷不能無疑況
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保既爲使臣都引達達
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爲使臣也
先曰說得是又曰後又差者孫不花夫人赴京奏事
何故不放回因止搶了寧夏大同一帶人馬實答曰
先因太師人馬消侵父被害者子爲報讐兄被虜者

弟亦報讐人皆樂爲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二三萬俱各奮勇欲報君父之讐且單獲一首級即將陞賞太師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守邊官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李實我着人送至大同城裏因何亦不肯放回實答曰近得夜不收報說哨至大同東邊離城八十里見在殺死身屍四十餘人拾得荷包一個内有文書一紙言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存未審虛實想被守邊軍士并別處賊人殺了並

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叅政完者脫懽等到京奏事
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來同兩國和好必資
使臣以通其情豈敢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
我又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之貴答曰喜寧自幼至長
受　累朝聖眷厚恩托為心腹令齎金帛迎取　上
皇却令太師人馬搶掠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
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其言
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大讐自領軍
馬與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勸我射他

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王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
吾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將留得到今日
麼明月着人引你每去見寳答曰足見大師仁厚之
心也先曰你每來得好我正欲烹料你每事務成就
殆不來呵我每八月十五日上馬到北京也先把酒
曰路上辛苦可勸飲數盃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
壯馬一匹牢得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齎達達可
汗幷瓦剌知院勑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
等引寳等去三十里別兒　上星同少卿羅綺指揮

馬顯共進紵絲四匹及粳米魚肉棋杪燒酒器皿等
物實從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袁彬餘丁劉浦兒僧人
夏福等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圍帳布幃席地而
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　上曰北先我
出來非爲遊獵私已之事乃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
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清馬雲
所陷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
搶殺人民擁至京師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
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　乾又要送回又被他

阻當喜寧既凌遲了陳友等不要饒他 上問 聖
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一一道其姓
名甚悉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
你每與我將得衣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大小
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人口
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者言語不一又
四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因此特差臣等來探 陛
下回否消息實不曾戴得有衣服靴帽等物來 上
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內外文武群臣差

來迎我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做百姓也好若不來接取也先說今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實詢知也先每五日進牛羊各一隻以爲　上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惡陋不堪臣有大米數斗欲進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也你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爾因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　上曰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罪却歸於朕我亦知此人壞大事不能去之今

悔莫及駙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
詞　上賜酒畢令往帖木兒營相見帖木兒烹羊與
伊婦把酒歡飲囘見　上皇奉命決議大事實以
上昔日任用非人嘗引咎自責謙退避位忠言直諫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別之情欲留宿館伴者
促歸不果因賦一絕　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三
隻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
笛兒按拍歌唱歡笑曰你每來可怕我麽實答曰古
今敵國講和爲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

情中途有賊寇艱月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是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也先曰你每認得　上皇可想他麽賽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恩　上皇如太師之恩可忻耳也先曰然既是恩想何不迎回賽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齎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肯差我每迎回朝自有厚禮給賞不少也先曰大明皇帝勑書内只說講和不曾說來迎駕　太上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一個閑人

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個好名兒留
每回去奏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
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再不
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與也先作辭備
酒相餞曰今我差一人與你每議一日去大同謂大
同并山西黃河一帶人馬說與大同宣府沿邊可放
人出郊收禾稼打柴草我的人馬也不動你一苗差
來接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不差人
奏知　皇帝請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

不到你每邊上人民哭苦了再三不敢約也先曰若
來遲呵可差去兩個達達同兩個漢人務要初五日
先到回報正差使臣遲三五日亦可若無人來罪民
擾邊我每不失信勉強與決各送馬一匹也先差尚
書土木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差虜使左
丞把禿兒等二十七人共備馬四十二匹貂鼠皮五
十張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辭 上皇帖木兒
侍側 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書
三封令實齎回 上曰來時衣服可放在宣府便服

隨帶來路程遙遠勿辭辛苦當以國家天下蒼生爲念賜酒飲畢令辭帖木兒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去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 當今皇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龍織金綵段等物可着早齎來實領命泣下拜辭起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五日至中途遇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夫剌失簿禿送下程羊一隻當夜

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積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從西
陽口入關至鷂兒嶺左衛中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採
打柴草收刈禾粟搬運木料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
八日會稅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
至土木右丞禿馬指顧曰　上皇在彼被瓦剌朝廷
有人馬衆多不能戰實因中國人民多如草芥土木
失利出於不意未可以爲常理有盛有衰有降有替
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氣候又曰元世祖未
做皇帝時與敵國戰後遣使往戰國遣鍼一袋羊毛

一從世祖怒意謂彼處說兵多於此錢彼處戰馬多於此毛遂與二子并頭目圖征之后諫不聽後果滅敵回至中途世祖病乃載屍還后曰二子不聽我諫敵國雖滅彌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遂滅金即帝位二十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恃寡曰昔項羽號霸王英雄蓋世善治軍馬漢高祖寬仁大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漢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戰而擒之霸王遂滅有漢四百餘年天下此無他蓋因霸王荼毒生靈天怒於上人怨於下況無故與

兵搶掠上天豈有不厭之耶把禿咬指仰天嘆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於懷來聞在京運糧二萬石至軍士皆悅適　朝廷復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到昤丹等下番議和實將虜情與也先應對之詞一應事情并奉迎回　上皇之禮備細言之使彼無詞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尚書王永軍往大同調回軍馬軍民俱出郊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事過居庸關遇長隨陳容齋　勅命賞等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

來喂養先是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箭俱留宣府就領　勑齋回過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賓問曰也先有甚麽說話賓悉陳前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賓拜首奏曰上覆　陛下復陳　太上皇帝前旨無遺　上曰也先講和之意虛實何如賓奏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衆皆喜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等飲之咸願和好荼用人馬相繼又曰離家年久窺其和意似有實情但也先萬一變詐非臣可知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

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命太監李三於

文華殿右廊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綺同右丞把禿等到　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數四上章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實進言其略曰臣竊謂先差臣等未曾令迎

上皇專爲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之事及定約日期皆出也先之口臣特專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群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　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使無詞倘不差人失約則直在彼而

由在我耳臣若不言恐日後差人復不用命必曰臣
若可差臣自擒進期失約决不敢去則彼此猜疑彼
此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
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令臣頗測虜情不避
鐵鉞昧死爲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生民
幸甚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起上楊善待楊善來
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充等同二十九日早到虜
營見也先楊善等本日晚到時也先打圍未回楊善
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予備酒餞　上皇行初六

日發程初八日入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左衛演武
亭駐　蹕十二日宣府南城裏駐十三日駐宣府十
四日到懷來　上皇發書二緘命中使陳容齎回十
五日至唐家嶺遣使回　京詔文武群臣言避位之
由十五日　勅文武群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
東安門外迎接　今上於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
亦下轎禮之百官隨至　大内南城殿中　上皇陞
座百官行禮中始所行之事悉實之言無更隱　上
皇之所以回鑾　社稷之所以奠安實無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紀歲時云

西征記

明　宗臣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于是悉能諸所入戍者先是粤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戊省中督府至亟下釆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于是粤兵斬會其酋長以千金為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業已厭之請之請　上罷去而檄予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召兵餉金咸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

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予于是召其酋長踞之庭誡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米鬪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于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羣毋掠予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粤兵狀予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繼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雞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為

護軍使者受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戒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予與之共馳與不雞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覗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刃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于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綱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巳忿巳又鬪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于是酋大怒卽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

吾刃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予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縶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群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刼然雞鴨魚豬門扉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予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爲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幣金數萬即道塗牛酒又半

之矣午乃使其民婁嗟怨咲若覩賊焉嗟乎後之談兵者慎令哉

又西征記

予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閩則泰寧報粤賊急予即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發泰寧將入擄其衛使楊子曰事迫矣于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謂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予督數百騎徑趨

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界之要塗也予以是夜馳至徼其邑兵五百粤兵二百付李丞蘇鐸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發而予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苹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逐役我兵數十人已而聞歸化兵至賊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賊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路人曰吾道延平兵卧而戰遁永安兵坐

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益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遁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人最悍于是謝倅檄積穀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與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予于是勤囘所遣歸化兵能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鼠于流涕于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縣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恭少年美丈夫也是時縣中人惶急走而丞負篋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

丞安在于是群賊四索曳出之欲殺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有女子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跪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傍諸婦有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喚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勿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老費而何嘗是者以我爲賊而勸官兵捕我也公不聞蔡寧薄與衛使之事乎卽曰不畏兵然時時遣其

從外賺聞兵至輒錯愕耳語避矣予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矣解去腰間廩金而丞之子復以十金跪進遂釋丞然初索之賄中時已被三劍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北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傑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稚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從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甦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

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予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　賊級善奪之兵譟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視賊殺簿禽使以爲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予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恠之而因採掇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予之罪也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旣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恇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苧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日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梆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人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

豚聲聲澌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鬭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于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畜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穀日以擕石渠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九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于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臭臭四起廬者還泣而不止進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

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于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由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條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闞城則屋蓋其城故于冰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于是每檄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也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凡一雨而于檄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撥

兵至凡二千人咸佘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變十人一人取下堞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咸不擾而部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某急馳而入榭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illegible][illegible]悉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分一寇與[illegible]援曾從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乘虛遂[illegible][illegible]失守遂解去往往山游兵伏[illegible]攻鎮東鎮東有所俘獲

以歸當是時與泉之寇已行而鎮東者尚屯游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艘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艘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駁亂發乘風大呼寇艘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撫至悉罷諸所守禦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柄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泪下沾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北征記

明 楊榮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上可其奏至是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强兵甲堅

利不如令者誅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諭諸將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如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

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侵擾邊疆毒虐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如絲髮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恭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其懋哉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己酉車駕發

北京次唐家嶺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乙卯度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戊午勑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己未次長安嶺享諸將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癸亥次雲州乙丑次雲門丁卯次獨石庚午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

多死部曲離散北關大軍月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辛未次西涼亭甲戌次開安五川乙亥朔次威虜鎮丁丑次環州戊寅次雙泉己卯次開平是日兩士卒有後至而露濕者將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

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勑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部落因往者阿魯台数極來歸朕所以待之者皆衛等所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北年

以來寇敘我邊鄙虜刦我孫黎累累不厭其自取之
禍也朕間者蹤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
是時如狥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
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
毀其藏聚驅山巖遼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其
或改而自新也廼獸心弗悛日增月益比吾邊堠困
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大爲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
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被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

聽擇善地安生樂業、
具言上通天地毋懷二三
以貽後悔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
骸爲叢塜瘞之上親爲文祭焉丁亥次武平鎮戊子
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
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
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
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
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禦我師者悉縱勿
用傷朕體天愛人之意己丑次賦信戍辛卯次遁

用甸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迫人慮迫於人令朕至長樂思與大
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
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次香泉泊甲午次環
翠岡乙未次永寧戍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
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待為
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
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
不遠慮邪遂命分兵迎之丁酉晏隨征文武大臣命

內侍歌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聖訓戊戌次威遠川巳亥宴文武大臣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最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皇之所不及上悅悉霑醉而罷

庚子次陽和谷辛丑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癸卯次錦秀閏六月甲辰朔次群雲屯乙巳次錦霞積内午次翠玉峯勑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竚候焉丁未次鳴玉關戊申次清漠州己酉次和鸞谷庚戌次紫駝岡辛亥次清泉泊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濼寧陽侯陳懋等得胡

寇馬九疋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敕懋等益加防慎不可忽甲寅次秀水河乙卯次玉雖峰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丁巳次凌雲峰戊午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

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
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
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次天馬
峰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樊等遣人奏言臣等已
至答蘭納木兒河瀰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
轍馬迹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
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
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壬戌發河上
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

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

求一聚于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
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于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
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犁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而
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上悅遂命班師乙丑
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于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
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次蒼玉澗
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
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戒飭軍中晝

夜警備常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戊辰次富平川乙
巳次長清戍庚午次懷柔甸壬申發懷柔甸次寧遠
鎮七月甲戌朔乙亥次廻流灣丙子次清虜鎮丁丑
次峭石川戊寅次翠玉峯巳卯次雙清島庚辰次清
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
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辛巳次豐潤
壬午次長林寨癸未次廣平川甲申次遠安鎮乙
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過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

于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問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蓺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之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濼以旋

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巳
丑次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
哨瞭毋忽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
制辛卯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
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
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
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馳訃皇太
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河戍乙未次宣威鎮丙

申次廣漢川丁酉次青楊峽戊戌次閒萬岡己亥次白沙河庚子次香泉泊辛丑次通川伺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靈轝度開平次雙塔甲辰次威虜城乙巳次西涼亭丙午次隰寧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次鵰鶚皇太孫奉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斂

奉納梓宮

北征錄

明　金幼孜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上親征北虜是日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鐃鼓之聲響震山谷晚次清河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閒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隻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

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雲霽天宇澄淨雲霞五彩爛然
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
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上立帳殿
前而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上曰雪後看山此
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十四日早發
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
馬過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
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背漾瓊瑤璀璨光
輝奪目眞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十五日早發懷來午

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起于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碁有歐陽玄所譔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蘆溝橋有石柱數十根陷於泥鬧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班造橋未成

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槁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見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殽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

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駐蹕宣府
二十一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
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
永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
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
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
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
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
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

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拆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踣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踏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

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旣而上召獨光
大往上曰足寒將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煖又曰
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
在彼控馬二十六日駐蹕興和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諭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
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非
曰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
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聖諭二十七日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

風氣忽天陰上曰雲且至命亟曰至營門雲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與和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于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七日早發與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鵞鵝鴻雁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

行者瞽欵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即飛
起人去旋下翩躚廻翔于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
岡午次鳴鑾戍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顔
山其西北有小伯顔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
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
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
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
四望空闊又與昨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
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鑾戍夜上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辰正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駐蹕鳴鑾戍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踔鉦鼓震動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蛻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

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上指示曰此鼢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

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鹻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卽小伯顏山也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比時少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三日

午後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殿至二鼓雲霽月明寒風凛冽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崇驍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間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路休息

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閒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東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同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藂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中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圃所植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

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候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瀰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

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卽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翼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敕命

中官以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解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翠阜自此皆沙陁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柳鳥鳶二十日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幔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駐蹕壓虜川二十

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菔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菔氣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勑硯水成氷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濼也地志云鴛鴦濼在宣府此去宣府甚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召語虜中山川上曰女直有

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産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上召令馬上草物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上前覩草觀畢令膳真下馬坐地于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兎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兎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兎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

謂躍躍兔兒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發營于大甘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初三日進神應泉銘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將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

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上召円云幽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今巳莠蒦之時而氣尚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上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雲關見上于帳殿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爲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雲關行十餘里過一大披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峯獨高秀拔如拱揖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者

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藥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峯六大字刻于石蓋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鉤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边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塡溢泉水上溢出泉復壅塞初八日次鳴轂鎭初九日早發鳴轂鎭

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
可飲新掘井皆鹹若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
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疲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
黑石磊砢層疊東南諸山皆土脫至歸化甸上與諸
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
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于篋十二日早
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躓行
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瑪瑙碧玉者其
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午至楊林戍地

亦有美石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十六日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大字十七日次香泉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叢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于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峯甚秀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

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
至營復命上面營前高峯而坐上曰人恒言此山有
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
顯翠秀峯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上登靈顯翠
秀峯令幼孜三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于廣武鎮載
水至此晚次二十日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次捷勝岡
有泉湧出名曰神献泉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
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
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上曰四望

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泠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泠泊曉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泠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峯踰將至威虜鎮泉曰秀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曉至紫霞峯二十六日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敕無卓以氊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

峯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峯高起
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
清暢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
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
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
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
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
雲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上笑曰此

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
一岡遙見臚朐河又過一岡上觀登其頂因望如
下又行數里臨臚朐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
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
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
疾水多魚須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
初二日駐蹕平漠鎮賜食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
鎮由此順臚朐河東行午至祥雲巘上立帳殿前召
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巘午次蒼山峽哨馬

營巳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疋來進初五日
發蒼山峽午次雪臺戍地多野韭沙葱人多采食又
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末鋭
人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黄花菜花大如茼蒿葉
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次錦屏山初七日
次玉華峰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
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晩遂度飲馬河下營初
九日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
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

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西營中初十日早雨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上請隨駕同往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爲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遣人護送驢蒲上所蓄欲以爲鄉導也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上追逐胡虜動靜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

望天宇空濶情懷甚適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感蔣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至營中見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是日發平胡詔及書勅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趨營二十三日午大雨午後雨止發威遠戍晚至廣安鎮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

水流暮雨止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
清鎮二十六日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
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
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稍深攄鞍不能渡勑教三
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腹以上暮至雙清
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
多用柳枝縛筏以渡晚次平山甸上立帳殿前召勑
教三人問渡河之由上嘆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
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

者故不由彼渡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乎
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上命譯史讀之
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益虜
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
翠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濶灤海子上令幼孜數
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
濶望之者無涯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
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
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

可曉覲畢復命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蹕次玉帶河初二日次雄武鎮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漏下巳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曉次清胡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叢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剌華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間峽山攢簇多

松林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
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晩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閒樹
林蓊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
稍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
此過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渡泥河
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晩渡黒松林蒼
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
啓行夜入山谷中乗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
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

寶纛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二十餘里凡渡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巳見虜列陣以待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二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渡一大山見虜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上度虜必僞乞降預書招降勑以待至是虜果來上在陣前召取勑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勑進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

以勑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于山谷中忽見幛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左哨已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上麾宿衞仰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數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上已駐兵于静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初十日早發静虜鎮命諸將皆出東行人渴甚以衣于草間且行且搜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晩次駐蹕峰十一日上先將精騎窮追

虜潰散者令子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冀忠用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虜于山谷間復大則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曲伴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銃

嚮伏發虜蒼黃渡河我[illegible][illegible]之生擒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日次玉潤山十八日次紫微岡十九日次青陽嶺二十日次青華原二十一日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渡河深及馬轂既渡以為無水矣而入一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渡兩河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濘中幾陷溺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廻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

低馬力疲倦逾數岡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次錦雲峯二十五日次永寧戍二十六日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噆膚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望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于此國初廢二十八日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可觀上曰此景儼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深先令軍士

伐木爲橋以渡晚次玻璃谷三十日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初二日次開平營于幹耳朶孛言宫殿也元時宫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煙野草間可爲一慨初四日次環州上召賜瓜果初五日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數河水深及馬鞍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入山峽中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上曰此山

險阸若是雖有虜騎千羣豈能至此縱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鐫磨崖碑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次雲然關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次鎮安驛十三日次懷來十四日次永安甸召賜瓜菓十五日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

二月早雨食後發凌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塘宿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五雲關即谷刺罕有水十四日霜寒次高平阜即忽牙撒坐禿十六日次殺虜城即答虜城十七日次龍沙甸即阿蘭𢙭兒午後雨十八日次錦雲磧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次小甘泉二十日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四日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餐二十五日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日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次鳴鼓鎮

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次清風臺無水大風二十九日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早寒午次楊林戌初二日次禽胡山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戌初八日風寒巳時發香泉戌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剌莽來夜雨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次懷遠塞十一日次玉帶川即柴禿是日芒種十二日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日次翠臬甸無水牆宿十四日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次至喜川十七日至環秀岡十八日午發環秀岡暮次

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暁次威武鎮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六日夏至二十七日移營于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雷雨二十八日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初一日壬寅次飲馬河濤流港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

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飯食後而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營建宮殿及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澗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次蒼崖峽初七日

亦急蘭忽失溫賊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
羅擁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
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冑帥官軍精
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
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
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卻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
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
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一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
算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剌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

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九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頒師午次廻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晨發廻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次平山鎮十三日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次飲馬河三峰山十七日渡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下營阿魯台遺頭

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綵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回十九日移營于飲馬河北營下營處二十日午後渡飲馬河凡三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三日次青山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晩次蒙山海二十五日午後發蒙山海途中縣所即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次翠蘇甸三十日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次玉帶川

大風微雨初二日大風初三日次懷遠塞初四日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戍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齎回北京初六日次楊林戍晚下雨初七日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嶺初九日次鳴轂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次屯雲谷十一日次清水源十二日次小甘泉十三日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次龍沙甸下

雨十五日次殺虎城微雨晚晴十六日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晨發五雲關過大石嶺午後次凌霄峰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次紅橋十九日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午後次萬全大風雨二十二日午次宣府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次雞鳴山途中微雨龍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午次土墓二十六日次懷來二十七日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永安

御度居庸關于後次新店大雨曉奉
先回八月初一日早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
升殿羣臣上平胡表稱賀而退

北征事蹟

明 尹直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 題爲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爲回回賽伏剌
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衆坐達子
圍着見臣遙觀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
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寫
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珎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

隨到宣府西城角令答話城上校尉館不得進又轉
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進城參謀羅亨信着開門
接我城上去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道城池
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見月上
時隨　上渡宣府河　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太
雷雨然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騸馬兩匹　上令
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彩光罩定　御帳隨即參知
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白也
先就來帳房前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袁彬回

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顏帖木兒得知院
來進熟肉鋪盖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
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官劉安
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
是聽說差人出來打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官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
下聽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爲照我原籍是
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
先殺散了下弔橋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

固霍瑄衆官計議只又臨 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說有通士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雨來劉安入城方遣 臣出 臣見 上又令 臣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 臣扯住縈膜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

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下令 臣 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今 臣 取銀一萬兩以五十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 臣 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二日 臣 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拏來賞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轎衣服緞

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
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臣說今
夜有五個夜不收來密詢 爺爺在佛寺去待他尋
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哉使
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 天若萬一不虞
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猶
兒莊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
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
日送彩段羊酒筵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個海子二

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寶
山九月十六日李舜齋賞折　聖册皇太后寄來貂
裘胡帽衣服等物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巳郎
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
人爲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郕王
一問安於　太后一至意於百官絕也先關地之心
動　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脫　天木
月十七日到圖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熱野
令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

日也先號令着斷後馬三五處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
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
裏設交床一把候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替令
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閘板虜覺之就擁　上出門
也先到大同東門叫城中頭目出見城中不從催進
羊酒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道廝殺說不肯
送我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惕十
月初一日至衆樂店內官喜寧說如今送　爺爺從
居庸關進去初二日至陽和討了牛羊酒初四日到

紫荆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搶北京　臣想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爲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臣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燬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奏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許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許謙爲
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南朝人也
不認得殺了許謙也先聽得當令達子擺一字陣直
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月　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
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人出來十五日　上
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
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回至良鄉十六
日到易州十七日到紫荊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

八日到灤河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往陽和後口到猫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 上遣與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四十日時天寒甚 臣得宿寢傍身至中夜令 臣伏卧內以兩腋溫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觀天象或指示 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營下 上在行

營或乘轎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
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伺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聲和之得知
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三在
老營起往來駐札也先并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
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說請 上往高橋兒
寧夏去 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
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擬留阻住將 臣

賺去離營地內細了欲開剝忠勇伯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等
領達賊四散搶虜至月盡回營日期不等　上累令
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顧我
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
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腳
四月二十二日　上以久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

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於是令 臣 寫分豁本差人回

京若爲喜寧中埋者又令 臣 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

旨要差總旗高磐太監喜寧達子那哈出回京也先

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於木匣內繫高磐腿

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

磐與喜寧飯於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

少頃短鎗發達衆走散高磐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

入城那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

磐抱住滾下濠裏縛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

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拏了他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內李實羅綺馬顯齎賞來與也先見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議送　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皮狀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

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勇帶領人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絲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有商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爲我家　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巳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

件及也先所獻戰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
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百戶天順元
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
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　向上令內
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
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
賜金二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天順二年二月
日臣生子賞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陞
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胸背衣服綉

春刀磁器等物